

喇叭聲聲

一個縣廣播站長的故事

孟憲明



喇叭聲聲

一個縣廣播站長的故事
孟憲明



百花文藝出版社

〔津〕新登字(90)002号

喇叭声声

——一个县广播站站长的故事

孟宪明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
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7 1/8 插页2 字数136000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100

ISBN 7-5306-1049-2/I·959 定价: 3.4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描写县办广播事业的小说。

小说通过永平县广播站的创业经历，真实地反映了建国以来农村广播事业的蓬勃发展，以及广播站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、指导农业生产等方面所起的不可忽视的作用，激情饱满地赞颂了我国劳动人民艰苦创业的伟大精神。

作品着力刻画了广播站长金先以及田义、建中、倪国、二楞、大玉、龙山……等一系列人物，歌颂了他们纯朴善良、勤劳节俭、实事求是、先人后己的传统美德以及他们为事业的拼搏精神和顽强毅力。

小说题材新颖，生活气息浓郁。

永平县广播站站长金先躺在病床上已经三天了。这位刚过不惑之年的刚强汉子，参加工作二十年从来没有安静地休息过。但这次大地震却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。他是从废墟中被救出来的，虽已抢救了三天，他仍是昏迷不醒。此刻，他的妻子王大玉守护在他的身边，默默地看着他那干瘦、苍白的脸色，用湿毛巾轻轻地擦着他的脸。三天来，她不知为丈夫擦过多少次脸了。虽然脸上早已没有灰尘，但她却还觉得丈夫的脸不够洁净。

忽然，她发现丈夫的眼皮微微一动，大玉立即激动起来，她只觉得自己的胸口怦怦乱跳，不知所措地望着丈夫的脸。一时间竟使她忘记了呼唤丈夫，也忘记了呼唤医生。

金站长真地睁开了眼睛！

“王医生，李护士长，老金苏醒了！”大玉惊喜地向巡视的医护人员呼唤。她的声音由于激动改变了声调，微弱而又沙哑，她怕惊动别人，又怕医生听不到。

王医生立刻来到金站长的床边。

金站长睁开眼睛，目光暗淡，由上而下，然后左右周围，把临时军用帐篷病房缓缓扫视了一遍。他似在回忆什么，嘴唇慢慢地张合着，从喉咙里发出一种极微弱的声音，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。

“你头部受伤了，已经睡了三天！”王医生告诉他。

他想了想，张大嘴吃力的说出了个“谢”字，便象耗尽了力气似地又闭上了眼睛。

“大嫂，金站长脱离了危险，您该放心了！”李护士长安慰大玉说。

大玉感激地点点头，想说句感谢的话，却又不知说什么好。

此刻的金先，虽然合上双眼，可是地震中的情景却现在眼前：那天凌晨，强烈地震的冲击，房屋摇撼、土炕抖动，熟睡中的金先被惊醒，他怔了怔神：“不好，是地震！”拉起妻子，抱着儿子从屋里跑出来，出了门才发觉怀里竟抱个枕头。他又冲进屋里，推醒两个儿子，一手拉大的，一手抱小的，闯出来把儿子递给大玉。他便不顾妻子和儿子了。

他站在门前，周围漆黑一片，邮电局机关的同志纷纷从宿舍出来，几个人同时呼叫：“不好了，大地震，大地震！”远处鸡鸣狗叫，人声嘈杂。金先打个激凌，又冷静思索一下，大步流星地走向前院的办公室打电话。电话中断，电灯不亮，已经停电了。

他返回来，向妻子简单交待几句，摸着黑跑向广播

站。街道、路口比较混乱。他不顾周围的一切，直奔广播站院内，在机关值班的大成、建中正不知所措，见站长及时赶到，喜出望外。金先从建中手里拿过手电，查看广播机房，摸摸机器设备，都没啥变化，才长出了一口气，又查看了各个房间，只是墙壁裂缝，还没有墙倒屋塌。

天亮了，机关、单位互相打听，纷纷议论。但是震源在哪里，震中在何处？县里的同志都蒙在鼓里。广播站的全体同志集合在一起，准备随时接受任务。

午后六点来钟，县委宣传部石部长和地震办公室主任气喘吁吁地跑到广播站，石部长向金先说：“老金啊，十万火急！一会儿，县委书记、县革委会主任都来，要开广播大会，赶快准备吧！”

从石部长的神情上看出，事态严峻，要破例使用广播。老金看了下手表，朝机务员大成、播音员小燕大声喊：“大成、小燕跟我来，准备开机放广播！”小燕迟疑一下向站长说：“距正常广播还差半小时，各公社能转播吗？”金站长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成问题，各公社广播放大站都能提前30分钟进岗，早晨、中午已经因停电没广播，大家更着急。可能现在都在公社广播室等候呢，县站信号一到，加上我们紧急呼号，他们一定按时转播好的！”大成和小燕都应了一声，忙着进岗到位，迅速做着准备。

大成紧着开扩大机低压预热，然后打开高压开关，小燕坐在机桌前呼号：“各位听众，全体干部和社员同志，

现在提前广播。各公社广播放大站请注意：永平县人民广播站，在特殊的情况下，第三次播音提前向您播送……”

县城街道低音喇叭、机关、厂矿办公室、宿舍的小喇叭，乡村的大喇叭，各家各户的小喇叭，一声令下般地响起来，广播站播放出高昂、激越的前奏曲，紧急广播大会即将开始。

这时，尹书记和方主任来到广播站，象战斗打响前团首长亲临前沿阵地。方主任满身泥土、满身汗水，匆匆忙忙走进播音室坐在话筒前，非常激动的动员说：“全县广大干部、职工和乡亲们，凌晨地震后，一场更大的地震即将到来。现在情况十分紧急，水火不留情，地震和水火一样，也是人命关天的灾害，毁灭性的灾难。大家要紧急动员起来，做好如下准备：一要马上离开房屋，停止一切屋内工作；二是要立即把危险房屋的贵重物品，搬到屋外；三……”这位强悍的中年人声音宏亮、果断、坚定，富有很强的鼓动性，不容人有一点懈怠，都自觉地、积极地行动起来。

如果主任象团长，书记就是政委，继方主任的广播讲话后，这位老练稳重、满头银丝的尹书记也发出铿锵有力的号召。

尹书记的话还没有讲完，大地突然开始颤抖，瓦房屋顶开始掉土，大地震真的又来了。站在方主任身后的金先忙把主任推到门外，然后举起一个条桌遮挡在书记头顶，旁边的机务员、播音员机站长也都挡护书记和广播设备。

屋子摇动起来，讲话被迫停止。“轰隆隆”响声过后，金先就不省人事了……

金先觉得脸上有什么东西在动，他第二次睁开眼，一见大玉用湿毛巾给他拭着脸上、肩膀上、身上的汗珠。他此时如梦初醒，看着憔悴的妻子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有发出声音。他想问妻子书记受伤没有。他已经记起来，在他受伤的时候，书记就在他的身边。

“昨天尹书记、方主任都来看过你！”大玉轻声告诉他。

他笑了。

妻子又告诉他说：

“尹书记说，喇叭发出了抗震救灾的号召，大家齐响应，大灾变小了。”

他心里想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。抵御自然灾害，抗灾抢险，这是广播喇叭应起的作用。”

他又听妻子说：

“庆军哥俩都很好。学校的校舍地基牢，屋顶轻，学生都没事。庆军今天去参加清理校园劳动了。”

“是啊！”他心里说，“灾难考验着我们——”

妻子还想说什么，这时，金先的头部伤口疼痛起来，脑袋发胀，又昏迷过去。大玉沉不住气了，慌张起来，急忙又喊医生。

张院长带着主治医师和护士长，一阵风似地跑进来。他们在床前仔细观察，院长回过身对大玉说：“他是说话

过多，身体虚弱支持不住，才又昏迷。”

“都怨我，跟他多说了话。”大玉悔恨的说，“给你们添麻烦了！”

“大玉同志，麻烦倒不怕，弄不好生命攸关啊！不能多说话。”院长警告说。

主治医师跟院长嘀咕一会儿，开了处方，护士长又忙着打针输液，病房里白衣战士象走马灯一样出出进进。

金先象在睡觉，鼻孔一张一缩。两只输液瓶，倒挂在病床前的架子上，瓶里的药液，顺着透明的塑胶管流进金先的静脉，缓缓进入体内。药力对于很少打针吃药的金先来说，效力竟非常神奇，金先从昏迷中醒过来，渐渐睡着了。

一周后，金先脑筋比较清醒，也能进食，睡觉也有固定时间了。但是，医生不让他说话，他只能对来看望的人，用微笑或眼神表示一下，亲朋好友轻声安慰几句，也就悄悄离开。他沉浸在静默的休养之中。

人的思想感情是奇怪的，身处寂寞而又无所事事的时候，越是到了一定年岁，越容易回忆青少年，甚至童年的事。金先躺在病床上，头不敢动，四肢不能动弹。可是他的脑海不是空白，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欢乐、忧伤、希望、痛苦以及他那办广播的风风雨雨都一齐跑到他脑海里来了！

二

1955年夏，金先由师范学校毕业，没有分配到学校去教书，而被安排到县委宣传部当干事。刚满18岁的金先长得很俊，双眼皮大眼睛，直挺的鼻子，喜眉笑脸的，嘴巴光溜溜的，个子又小，身子单薄，象个少年。

他走上了宣传战线，在机关学习写文字材料，下乡学习做群众工作。他爱动脑筋，手脚又勤快，很受尹部长喜爱。

尹部长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中学生，建国初期就当地委宣传部宣传科长，是个很有资格，又很有水平的年轻干部，他不到而立之年已经少白头，宽阔的脸膛、大眼睛，轻易不发火，一来脾气却很凶。工作有魄力，人们很尊敬他。他也爱护、关心同志。金先刚踏上工作岗位，就碰上这样的好领导，党的雨露滋润他成长。他经常跟随尹部长和其他县委领导下乡，配合县的中心工作搞宣传，组织乡村干部学习，发动农村积极分子书写黑板报，屋顶广播，开展各种宣传活动，编写说唱材料，组织业余民间演出活动，引导群众走集体化道路，为大干社会主义出了

力。

1956年冬，正值农村合作化掀起高潮之际，金先随同尹部长背着行李，搭上马车到长城脚下的吴庄，搞合作化试点，在山村的任务就是用社会主义思想宣传群众、教育群众，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，走集体化的道路，由当年互助组变成农业生产合作社。

试点中需要召开一系列会议，会场在学校，由尹部长传达文件或讲话，与会的男女老少喜欢听部长讲话，来开会的人越来越多，小学校教室坐不下，门旁挤满了人，窗外站着人。

一天，县委开会，尹部长要回县，留金先一人继续在点上工作。晚上照常开会，自然金先站在讲桌前传达文件。他念的声音高，也很流畅，但是出人意料：群众不爱听，窗外的、门边的逐渐离去，然后屋里的也往外溜。他慌张起来，怕人不耐烦听，越发加快速度象连珠炮一样，尽管村干部喊了几声：“大家不要走！”也无济于事，最后只剩身旁的几位老年人，和对面墙角蹲着个留着分头的小伙子，金先问他：“大兄弟，你怎么没走？”“讲桌上的马灯是我们家的，我等着会散了拿灯呢！”那小伙不耐烦的回答。

“嘿，真逗！”金先听了一句大实话，苦笑着说。

金先心中纳闷：同样的会议内容，同样的文件，尹部长一讲话，会越开人越多；可自己登上讲台，一念文件，人越来越少，原因在哪里？

金先问身边的老年人：为什么大家不爱听？几位老年人说：你念的快，没有加解释，我们听不进去；再说你光念，不联系实际事，就说不入人们心里去，谁还在这干挨冻！

金先从开会失败中，悟出个道理。开会讲话是个本领，不下功夫是不行的。会开不好。就等于没做好工作。以后，他深入到农民中去调查研究，白天到地里、场院跟群众一起干活，晚上挨门串户去访问，从而了解到群众的思想动向，以及对合作社的认识等等。开会前，反复钻研上级文件和规定，进行充分的备课，把要讲的内容，梗概地写在本子上，这样开会时讲得针对性强，头头是道；有理有据，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，与会人员就不再中间退席了。在实践中，他逐渐摸索出开好会的要领。

为了农民愿意参加会议，他还在会前开展文娱活动。他教青年人唱歌，亲自给人数快板，组织团支部开展演唱活动。这样一来，参加会的人数猛增，已经超过尹部长在庄里时的盛况了。

从开好会，到做好各方面工作，金先逐渐掌握了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钥匙，学会了一些做群众工作的本领。

那年冬天，由于尹部长和金先试点村的工作，吴庄农民群众在党中央文件的感召下，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争先恐后地加入了农业社。在鞭炮声中，“长城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”的匾牌挂起来，选出了农业社的领导班子，制定出各种规章制度，掀起热火朝天的冬季农业生产

高潮。

经过农村合作化运动，金先和组织起来的农民，一起学习、一起劳动，自觉不自觉地得到了锻炼和提高。农村的日日夜夜，铭刻在金先心中。

在生龙活虎的农村宣传活动中，金先变得能说善辩，能写会画，能唱能拉，整日乐呵呵地工作，嘻嘻哈哈地生活，不知世界上有忧愁二字。这个快乐的年轻人，成了宣传部崭露头角的活跃分子，深受领导和同志们的喜爱。

那时，金先有个业余爱好，后来有个名正言顺的名字“无线电迷”。开始的时候，金先下了班或下乡一回来，就猫在宿舍往床上盘腿一坐，耳机子往头上一夹，半宿半宿的不睡觉，也不看书，听广播听得很入迷，有时候自己对自己嘻嘻地笑起来。不笑了，那笑纹还不肯散去，英俊的脸蛋笑容可掬的模样更加可爱。金先不在的时候，同室的人把耳机子也套上。一套上，欣喜若狂，里面又说又笑又吹又拉，象是有很多人正开文娱晚会。好奇的同志拧开耳机子，揭开一个圆铁片，见里面有一个黄澄澄的铜线疙瘩，再打开匣子，也是一堆乱七八糟的圈圈蛋蛋。跑到外面好好看看那天线，一根细细的锈铁丝斜斜地爬在烟筒上。这么个简陋的装备，就唱着那么好听的戏，大家都让他做。金先满足了同志们的要求，托人从天津买回了几副耳机子，几个晶体管，给一个宿舍安一个。每天晚上，大家都躺在床上听，其乐无穷。能装矿石收音机的金先被大家誉为“无线电专家”。

也许有人要问，安个矿石收音机怎么能称得上“无线电专家”。那时候，机关同志对无线电知识懂得很少，收音机更是少见。尹部长说过，斯大林逝世时，全县才有两台干电池电子管收音机，县委一台，人委一台，各配一名收音员。县委收音员第一个收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，骑上自行车跑到四十里外汇报给下乡的县委书记。书记立即赶回来，再听收音机的中央广播电台广播。噩耗突然传来，县委领导不敢相信，又给地委打电话询问，才证实真有其事。后来接到地委电话通知，县委进行层层布署悼念活动。可见当时收音机的稀罕。能装个矿石收音机也确实是个人才。

宣传部的同志经常从耳机子里听到电台广播，知道国际国内大事和各地先进事迹，比其他部室的同志了解的事情都多，自然宣传部的同志受到县委院同志们的青睐，这顺风耳的作用也真是不小呢！

有一回，金先被抽掉跟林县长下乡检查生产。县长年过半百，平素一身庄稼人打扮，下乡更是那样，背着个粪筐，沿路拾粪，拾满筐就倒在路边的地里，挖个坑埋好，防止让风吹跑晒干。县长同跟他下去的金先拉家常，象对待小弟弟一样，很快金先跟县长无拘无束。在乡下，县长跟基层干部了解农村各方面情况，到地里检查农作物生长状况，进到乡村就召开各种会议，讲解党的政策，部署生产任务，指导当前的工作。

晚上，金先跟县长睡在一个炕上，林县长盘上两腿，

拧着烟袋锅，打开了话匣子，笑咪咪地跟金先探讨很多问题。其中，县长谈到贯彻、执行农业发展纲要的时候，脸上的皱纹紧缩着，盯着金先说：“你注意到没有？纲要中有一条，提到办农村有线广播网。”

“什么有线广播网？”金先发出惊奇的疑问。

林县长给金先解释说：“可能象电话一样，用铁线、铅丝传递声音。”

“现在，屋顶广播，黑板报，村村有。这有线广播，没看见过。”金先眨巴着眼睛回答。

“在省里开会，听有的县长说，建个广播站可以把中央台、省台的广播收来，再转播出去，让全县人民听上级广播。”

“能这么神？”

“可能是吧！”

“那我得查查书，向外地人打听打听！”

“如果有了广播，让山区人民经常听听就会识多见广，眼界就会开阔。县里定期给干部、群众开个会，结合下乡所见所闻，讲形势、讲政策、讲生产，准能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，县长的指挥权威也会增强。”

“有这样大的作用？”金先迷惑不解的说。

“你看我们县能不能办有线广播？”林县长用征求意见的口气问。

“别的县能办的，我们也能办！”

“好，有志气！”

“办好了，可以把县长背粪筐下乡，沿途拾粪，拾够一筐就埋在路边地里，写成材料广播出去。让群众知道，人民的县长具有艰苦奋斗的精神，热爱劳动的品质。县长关心农业丰收，带头积肥，一定能鼓舞人！”

“不一定宣传我。人民群众中先进人物多得很，总结好材料，广播出去，给全县人民树立学习榜样，准受人欢迎。”

“这么一说，广播作用就更大了。”

“我看这广播，还是办的好！”

“中央有要求，县里又需要，对人民群众有好处，那就办吧！”金先抓耳挠腮地说。

“好，你回去跟部长汇报一下，永平县要办有线广播，有什么困难，找我就是了。”

“我？让我跟尹部长转达您的意见？”

“是啊，办广播是搞宣传工具，理应宣传部管，你给我当个传声筒，让尹部长考虑，把广播办起来呀！”

金先把林县长的话，原原本本地向尹部长做了汇报。尹部长盯着金先说：“办广播是新生事物，得能人去操办。是不是县长看上你了？”“县长没说，不可能是这个意思。”金先把头摇得象拨郎鼓。“县长让我考虑，这是难办的事啊！”

“这么好的事情，难办也得办啊！”

“好，有你这句话，就好！”

林县长要办广播的事，提到县委常委的议事日程上